

橘洲

文苑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刘芳

我在开慧有丘田 (外一首)

冯建武

开慧的田
不只种稻子
还种星星种月亮
种诗歌种梦想
种烦恼种忧伤

收获喜悦
收获感悟
收获跟自己决裂 和解的密码
收获疗愈爱恨情仇的秘方

在父辈看来
田和饥寒相联
在我眼里
田里的水是我的血
泥是肉
而生出的每一根苗
是我生命的延续 再长

初恋茶馆
茶馆是实
初恋为虚
你于虚实之间落座
生活便泡醉在杯子里

一个怀旧的剧场
道具搁在年轮边
表演和观众是你自己

如果开心你就鼓掌
如果失落你就静默
如果你约会过往
红尘一定会在赶来的路上

红薯山、
萝卜湾、苦树堂、棉花滩，
比泥土还朴素的名字，让我记住了自己的身份，我是家乡的一株庄稼。

根系再发达，叶片在风中蹁跹的舞蹈再优美，五千年前的传说仍在稻草垛上捉着迷藏。五千年后的子孙仍然耕耘着水稻高粱的思想。

挂在墙上的祭台旁，串起村庄精神的血脉，弯腰的呢喃在香炉上袅袅升腾，燕子是一匹飞翔的狼，以粗犷的舞蹈让一个村庄变得纯粹。

所有的庄稼扬起翅膀，豪气横生的稻花让农民沧桑而明亮。

面对镰刀，庄稼依然冷静地萌芽，金质的光芒里，果实丰硕的暴裂之声，一次次丰富乡村的意蕴。

对于鱼而言，水是大地，也是天空。祖辈躬耕的姿势，舀水的姿势，大口喝酒的姿势，搂着婆娘地动山晃的姿势，如青草穿透坚硬的泥土，遍地鸟声。一担晶莹，一方水塘，一垄水田，一脊浅滩，在炊烟覆盖的空间里寻找自给自足的梦想。摘一束晚霞系在牛角上，采一朵野花别在发鬓间，牧牛仔一鞭将夕阳打了下来，拴在牛尾上牵回家。

炊烟是一朵花，虚幻又具体，山是荒凉的城堡，山顶的石块和小树，匕首一般刺入蓝天。一条路在飞翔。

红薯饭透着桂花的香味，芬芳了一个村庄的食欲，在霉豆腐和坛子菜的点缀下，惬意的打嗝声洋溢着一片恬静。

在遥远的客厅里，空调把一个春天固定在土壤之内。

我魂牵梦绕的故乡，一把蒲扇喘着粗气降温，蛙声拥挤的晒谷坪上，一张张竹凉床挤在一起，童年在孟姜女哭长城、薛仁贵征东的传说里，慢慢进入梦中。



三秦相诗会

我是家乡的一株庄稼

范虹



那时没有航拍，但有地生。地生现在叫堪舆先生。地生有他独特的本领，绕苏莫垸走一圈后，能准确地画出

苏莫垸的平面图，如航拍看到的一样，一只大鲤鱼跃跃欲试。地生自有他的说词。他说，鲤鱼喜水，得水则活，然鲤鱼一旦跃入湘江，必将带来一场大水，苏莫垸必遭洪灾。

地生说得头头是道，大家听得胆颤心惊。最后，地生开了一道化解的方子，在大家的千恩万谢中扬长而去。

这道方子至今仍如一个紧箍咒，牢牢地守住这条想跃起的鲤鱼。

其实，方子很简单，只是给苏莫垸周边的一些无名地取了几个名字。鱼嘴前方有个港，叫毡子港；鱼头位置有座小山，叫天鹅嘴；鱼的背脊有个庙，叫金钩寺；鱼的尾脊有个小镇，叫铁角矶；鱼的肚皮有个湖，叫铁炉湖。毡子是捕鱼的，天鹅是吃鱼的，金钩是钓鱼的，铁角是打鱼的，铁炉是煮鱼的。如此严阵以待，鱼还敢一下吗？

后来，又有地生说，原来的地生是害人的。苏莫垸本是一块鲤鱼跳龙门的好地，被地生用地名钉死了，以致两百年来，苏莫垸仅仅是鱼米之乡，没出大人物，也没有更大的发展。

而今，这些地名还在，也从没有提议要改一下。可能老百姓关心的，不是什么大人物，更不是异想天开的大发展，而恰恰就是鱼米之乡。

苏莫垸建成后，姚余两姓搬入几百户人家，上千人口。如今，苏莫垸已有一万多人居住。姚余两姓依然是这里的大姓，戏称“姚半边，余挂角”。我常常为自己是“姚半边”中的一员而庆幸。庆幸自己生于斯、长于斯，庆幸小时候能在大堤上放牛、在沟渠里捉鱼，在田埂上挑猪草……虽然，儿时的欢乐已成为记忆，但紫苏煮鱼，我至今爱吃。蓼草做的甜酒，依然沁人心脾，回味无穷。

在湘江边，这样的垸子还很多。苏莫垸上游的花果垸、太平垸、石渚垸、翻身垸，对河的大众垸、胜利垸、同福垸、团山垸。每一个垸子都是时代的印记，每一个垸子都是孩子们欢乐的海洋，每一个院子更是一曲壮美的劳动史诗。就是这些垸子，养活了湘江两岸的人们，也带给他们无尽的眷恋和欣喜。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里的人们靠勤劳和智慧，让这一片土地从无到有，生生不息。



那时没有航拍，但有地生。地生现在叫堪舆先生。地生有他独特的本领，绕苏莫垸走一圈后，能准确地画出

苏莫垸的平面图，如航拍看到的一样，一只大鲤鱼跃跃欲试。地生自有他的说词。他说，鲤鱼喜水，得水则活，然鲤鱼一旦跃入湘江，必将带来一场大水，苏莫垸必遭洪灾。

地生说得头头是道，大家听得胆颤心惊。最后，地生开了一道化解的方子，在大家的千恩万谢中扬长而去。

这道方子至今仍如一个紧箍咒，牢牢地守住这条想跃起的鲤鱼。

其实，方子很简单，只是给苏莫垸周边的一些无名地取了几个名字。鱼嘴前方有个港，叫毡子港；鱼头位置有座小山，叫天鹅嘴；鱼的背脊有个庙，叫金钩寺；鱼的尾脊有个小镇，叫铁角矶；鱼的肚皮有个湖，叫铁炉湖。毡子是捕鱼的，天鹅是吃鱼的，金钩是钓鱼的，铁角是打鱼的，铁炉是煮鱼的。如此严阵以待，鱼还敢一下吗？

后来，又有地生说，原来的地生是害人的。苏莫垸本是一块鲤鱼跳龙门的好地，被地生用地名钉死了，以致两百年来，苏莫垸仅仅是鱼米之乡，没出大人物，也没有更大的发展。

而今，这些地名还在，也从没有提议要改一下。可能老百姓关心的，不是什么大人物，更不是异想天开的大发展，而恰恰就是鱼米之乡。

苏莫垸建成后，姚余两姓搬入几百户人家，上千人口。如今，苏莫垸已有一万多人居住。姚余两姓依然是这里的大姓，戏称“姚半边，余挂角”。我常常为自己是“姚半边”中的一员而庆幸。庆幸自己生于斯、长于斯，庆幸小时候能在大堤上放牛、在沟渠里捉鱼，在田埂上挑猪草……虽然，儿时的欢乐已成为记忆，但紫苏煮鱼，我至今爱吃。蓼草做的甜酒，依然沁人心脾，回味无穷。

在湘江边，这样的垸子还很多。苏莫垸上游的花果垸、太平垸、石渚垸、翻身垸，对河的大众垸、胜利垸、同福垸、团山垸。每一个垸子都是时代的印记，每一个垸子都是孩子们欢乐的海洋，每一个院子更是一曲壮美的劳动史诗。就是这些垸子，养活了湘江两岸的人们，也带给他们无尽的眷恋和欣喜。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里的人们靠勤劳和智慧，让这一片土地从无到有，生生不息。

紫色垸子

姚建刚

苏莫垸，一个美丽而富饶的垸子。

听老人说，两百年前，这里并没有垸子，是南洞庭湖的一部分。

湘江从南向北流淌，经望城石渚，过铜官，快到乔口时，突然向东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大弯。拐弯处冲击出一大片河滩。河滩由河底淤泥堆积而成，土质肥沃，撒上种子就能长出庄稼。

勤劳智慧的人们看中了这块宝地。当地姚氏和余氏动员族人几百人，沿江修筑了大堤，把河滩从湘江中分割出来，在湘江大拐弯处建了一座寺庙，叫大湾寺，希望用寺庙来震慑桀骜不驯的江水，不要再横冲直撞，不要毁坏这片新开辟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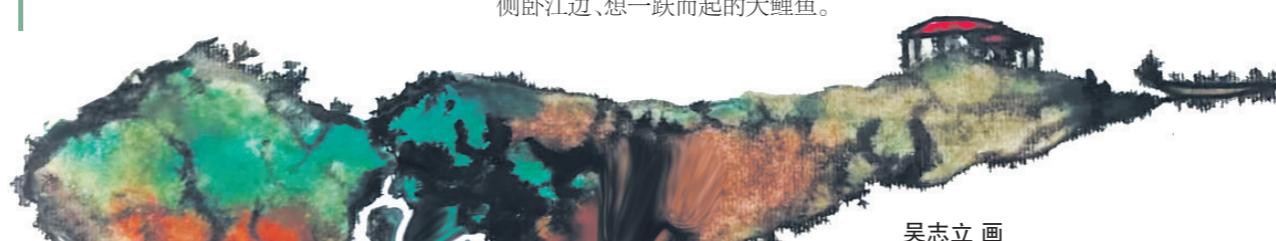
大湾寺早在百年前就毁了，但地名仍在。人民公社时，大湾寺成为一个生产队的名字，现在是一个村民小组的组名。我家几代人都住在大湾寺旁边，现在的老宅距离当年的大湾寺可能就在百步之内。听父亲说，他小时候，大湾寺还存有遗址，成堆的琉璃瓦片、大块的麻石条柱、参天的香樟古树。由此窥见，当年的大湾寺，也是红墙碧瓦、颇具规模的。

新辟的河滩要成为农田还必须有拓荒牛的精神，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劳动。几百人吃住在河滩，不分昼夜，挖土开荒。他们纵向挖了三条沟，贯穿南北；横向挖了五条沟，贯穿东西；沿沟因势利导，挖出几个大湖。渠道绿树成荫、花团锦簇，渠内水流潺潺、鱼虾嬉戏。当年挖的湖也在。白泥湖、北湖、偏头湖、团山湖。游道绕湖，湖清水碧。湖边小别墅、小洋房白墙青瓦、错落有致。随意在眼前划个框，就是一幅诗意浓郁的江南风景画。

小时候，我最喜欢到沟渠中摸鱼，渠中以鲫鱼居多。水浅时，将沟渠围堵一小段，用脸盆舀干水，等到鱼露出脊背时，轻而易举就抓住了。抓完鱼后，再将沟里的泥翻一遍，往往能翻出很多泥鳅，我们叫“盘泥鳅”。水深齐腰时，我们就去踩鱼。鲫鱼是沉底鱼，喜欢藏身于水草丰茂处，很容易被踩中。踩到鱼后，再憋一口气潜入水底将鱼抓上来。春夏之交时，水特别多，渠里、湖里都满了。我们就用竹枝做个鱼竿钓游鱼。游鱼好动，游在水面，钓鱼时无需静坐等待，边走边抽，游鱼就顺着钓钩和丝线，抽到岸上了。

儿时的情景，如在昨天。家乡有一句老话，“垸里的孩子都是在水中泡大的”，是呀！水给了我们童年最大的欢乐，垸中的一沟一渠、一塘一湖见证着童年的欢声笑语。而今，我虽是天命之年，长年在外工作，但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抽时间回到垸中，在那些沟渠湖岸上走走。水清岸绿，虫鸣鸟和。漫步其中，心得以宁静，人自知来处。

说来也巧，当年围垦的苏莫垸两个头、中间壮，尾部有个剪刀叉，向江里翘了一下。空中俯瞰，特别像一条侧卧江边、想一跃而起的大鲤鱼。



吴志立画

栗树的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朵鲜花，斑斓耀眼，披一身霞光，停泊在小城秋天的薄雾里。

这个季节回小城，迎接你的必是两棵盛大的栗树，再往前走就是贯通小城的主干道了，这两棵栗树站在进入小城的入口，春天一身青绿并不显眼，夏天开始长出满枝丫瘦小的黄花，这时你就不得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深秋它将绚烂的叶、琥珀色的叶、橙色灯笼状的蒴果，齐齐地挂满枝头，明媚张扬，俨然成了街头无法忽视的“显眼包”。

每次见到这两棵栗树，我都是无比欣喜的，因为即将到达目的地，坐在副驾驶的父亲也是欣喜的，他总说：“你看多快，不到一个小时就进城了。”然后又开始了他忆苦思甜的回忆，小时候进城得翻山越岭，遇水坐船，天不亮出发，顺利地话摸黑能赶回家，不然来回一趟得两天，草鞋都要磨破几双……我在旁边静静地听父亲喃喃自语，那样的年代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又好像离开很久很久了，我试图去寻找留下的蛛丝马迹，可这一切变化太快，这座小城早已条条大路相通了，我只能从父亲的只言片语里想象那个时代的艰辛。

栗树融入了小城

余思艺

也许栗树对于父亲的话比我更有感触，小城老汽车站外街道两旁也植满了栗树，曾经的车站破旧、拥堵、人声嘈杂，来往于车站的人，神色匆匆，生怕赶不上那些准时准点的客车，但是如今车站变得整齐规范，乘客却越来越稀少，人们几乎快要遗忘这座车站了。今年，小城里的栗树盛放，车站外这几棵栗树格外茂盛，吸引了众多的摄影爱好者，人们来到车站，记录下此刻的栗树和车站，仿佛已经开始预见，车站有一天也会悄然消失。我们欣然时代的进步，但也总希望能留下点什么，也许栗树也有这样的念想，它怀念人群的热闹，怀念热气腾腾的腊肉面条，怀念唇齿留香的烟茶，怀念走街串巷的吆喝声，怀念青石板路湿湿答答的雨声……

秋雨过后，栗树愈发温柔，晚风漫漫，肖城也慢了下来。

栗树是上古神木，最早记载于《山海经·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云雨之山，有木名曰栗。”后又作为“大夫树”，却少见于文人笔下，更像一位隐士，好似生来就属于旷野和山风。而被称为“蓝墨水上游”的这座小城，层峦叠翠的山峦为隐逸者提供了天然屏障，自古以来就是士大夫隐士向往的圣地，屈子与渔夫问答，杜甫孤舟逝于安定、六相隐于这座小城，众多文人墨客于此结庐耕读，将儒家的“独善其身”与道家的“返璞归真”融入小城的一草一木。因此，栗树被小城的隐士文化滋养，也被小城人所喜爱。当秋风翻阅山峦，整座城市都放缓脚步，人们走向栗树，栗树也走向人群。

漫步小城街头，在书院路看驻足在栗树下思考的学子；在沿江大道的栗树林看锻炼身体的跑步者；在景观桥上看车水马龙，栗树在烟雾蒙蒙的江面摇曳；在一个广场边翻开《我与地坛》，用山泉水熬煮一壶烟茶，于袅袅茶香中，与栗树一起怀念史铁生……

我曾经执拗地认为，这世间总有一棵树是为我而盛放的，这棵树一定要有茂盛的枝叶，阳光洒下来时，它可以稳稳地在明晃晃的光亮里磅礴生长；一定得开花，颜色可以不耀眼，花瓣最好也不饱满，但要自由，风一吹，就撒欢似地随风去往天涯海角；不一定会结果，如果非得结果，那就结一颗与众不同的果子，结一颗这世间独一份的果子。我痴痴地想着，眼前的栗树也痴痴地望着我，栗树枝叶葳蕤，而我途经了它的盛放，就当它是为我而盛放的吧。

可是，于栗树而言，它的盛放，不只是为了一个人，而是为了是一座城。

这个秋冬，栗树、车站、烟茶，一齐融入了这座温柔的小城。

田文

孝老爱亲道德模范
助人为乐道德模范
雷锋学她她学雷锋一辈子

冯健

敬业奉献道德模范

江林

妙手仁心五十余载解百姓疾苦 大爱济世显医魂本色

唐林

助人为乐道德模范
把慈善作为人生信仰
用行动传递爱与希望

致敬道德模范 传递榜样力量

长沙日报社 宣